

节拍、呼吸，基本上我写的对白，我自己都能演出来。”

在新加坡念了三年电影专业后，陈哲艺服了两年兵役。服役期间，他的奶奶病危住院。“因为我跟奶奶很亲，所以我一直放不下。”他于是写了一个短片剧本《阿嬷》。“当兵的时候每年会拿7天的假，我就用来拍这部作品。所以基本上是在兵营里面完成。”

《阿嬷》开启了他和马来西亚女演员杨雁雁的第一次合作。当时，杨雁雁看到陈哲艺的第一眼，是一个穿着军装坐在监视器后面的年轻人，很帅，很有自己的想法。

这部短片2007年在戛纳获得短片单元最佳，随后，陈哲艺远赴英国皇家电影学院攻读硕士。回来之后，用漫长的13年时间拍出了他最为知名的“成长三部曲”——《爸妈不在家》《热带雨》《我们不是陌生人》。

有趣的是，这三部曲的主演都是杨雁雁和许家乐——拍第一部的时候，杨雁雁正怀孕五六个月，许家乐还是个孩子，他们饰演一对母子；拍第二部的时候，两人是师生，也是禁忌的情人；而到了最新这一部，两人再度成为母子：继母与继子。

与表面看起来的温文尔雅不同，陈哲艺骨子里堪称“龟毛”与“独裁”——他是那种规定女演员流泪必须精确到左眼还是右眼的人；是那种“跟我合作的艺人好像没有没

哭过”的人；也是那种“你不会哭我就教你哭”的人。

拍摄《热带雨》时有一场戏，杨雁雁扮演的儿媳发现中风的公公在雨中离世。那是一个定格镜头，陈哲艺拍了十七八条。即使是对合作多年的伙伴，他也毫不留情地有话直说：“杨雁雁，你不要假哭！你不要给我交行货！”拍到后来，他干脆闭上眼睛，用耳朵“听”表演。“假哭我是听得出来的。中文有一个词叫‘肝肠寸断’，很多时候你真正痛的时候，那个痛不是在喉咙，是在内脏这里，你是能够听得到的。”

他常常对年轻演员说：“你呼吸都不对，怎么进入角色？”他相信所有的表演，“情绪跟情感就在停顿和呼吸之间。很多时候演员很努力地在演台面上的词，但其实台面下的情感会导致你中间什么时候停顿、什么时候呼吸”。

在新加坡拍电影，科班演员并不多。陈哲艺的剧组里常常一半是专业演员，一半是素人。男孩许家乐就是被他从素人一手调教出来的。

“拍《爸妈不在家》，我演一遍，他看着，先模仿，再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他说：‘导演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但我不会哭。’我就教他哭。”

不过公平的是，拍不到自己想要的效果时，陈哲艺自己也会哭，常常是边拍边哭。“有时候自己也很不好意思，副导演就一直拿纸给我，说要不要先转头休息一下或者

什么，但我就是那么赤裸地对待人生、对待创作，所以我感觉我是带着很多个人的情感去拍电影。”

他承认自己“很完美主义、很固执，没有人能够改变我的主意——我是一个超级无敌白羊座”，但他也发现，“很多时候你在寻找你要的电影，往往天气的变化、演员的状态、现场的灵感又会引导你去另外一个地方，是会让你加分的。我很相信所谓的‘电影之神’。”

萍水相逢的世界

当别人问他为什么总是拍家庭题材，陈哲艺就回答说：可能是“电影之神”一直想让我拍这样的故事，或者这样的情感。

其实相比家庭题材，他的电影里有一个更为明显的母题：萍水相逢——两个原本陌生的人，因缘际会产生短暂的连接，这是陈哲艺乐于反复叙述的世界。

《爸妈不在家》里，是双职工家庭的顽皮男孩与菲律宾女佣之间超越雇佣关系的亲情；《热带雨》中，是面临婚姻与生育双重危机的女老师与习武男学生之间暧昧的情感联结；到了新作《我们不是陌生人》，这个主题变得更加明确——素不相识的男女，因为两段婚姻，被迫组成一个短暂的“重组家庭”。而他在中国拍摄的电影《燃冬》里，三个迷茫的年轻人，同样在北方的